

# 8年“咬定青山”，“啃”出山路108弯

新华社成都8月9日电(记者谢佼、胥冰洁)“修8年路会脱几层皮?”熊英洪问。

眼前一边是滔滔金沙江，一边是垂直落差近两千米的悬崖。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大坪子乡，一条公路顽强横跨于悬崖间，从山脚通往各村民小组，108个回头急弯。

陡!每一处拐弯，汽车都要小心翼翼地往回倒一点，才能勉强拐过弯;连续40度左右的上山坡，40多公里没有一处平路。

大坪子乡党委书记熊英洪记得，2011年自己来乡政府报到，没有公路，爬了5个多小时悬崖才到。

“什么是汽车?”熊英洪刚到这里时，79岁的村民能者作达曾经问他。老人腿有残疾，一辈子从未下山。全乡4个村517户2260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451户2032人。悬崖路上，一块石头瞪下去，人们要大声喊着“啊……啊……”，提醒山下人们躲避。

农技员出身的熊英洪心被触痛了，马上修路，修路啊!前后奔走了一年，经过多方筹备，乡党委争取到了资金支持。

“2012年10月14日下午4点6分40秒，我永远记得。”熊英洪说，“修路炸响第一



▲通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大坪子乡大坪子村的通村公路(八月七日摄)。新华社记者胥冰洁摄

炮，好多老百姓走几个小时山路，就为了亲眼看着修路。”

乡干部加上村组党员，吃住在工地，带着施工队狠狠“咬”住了大山。悬崖没平地，山石硬如铁，炸山掏路基;工程要用水，他们一桶一桶从金沙江里打水运上工地，遇到下雨拖

拉机上不去，必须靠人背，一次背50斤水;大型机械无法作业时，靠人力挖，石锤、铁锹、锄头齐上;还要协调征地，说服村民;夏日酷热、冬日飞雪……

“别人一个月修十多公里路，我们一年只能修五公里。”熊英洪说。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飞航)每天早上8时，李艳霞就会准时来到小区附近的扶贫车间，坐在缝纫机前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40岁的李艳霞是山西省榆社县箕城镇北枣林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在山上种了十几亩土豆和玉米，一年辛辛苦苦下来收入还不到2万元。”李艳霞说，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不仅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每天还要花一个多小时接送孩子上学，非常不便。

2018年，李艳霞一家享受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枣林村搬到榆社县城里的惠民家园小区。下山前，李艳霞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然而，躺在床上，她开始有些担心：“下山以后靠什么生存呢?”

搬进新房后，李艳霞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了：小区附近新建了一个扶贫车间，招工的信息铺天盖地，李艳霞积极地报了名。

“扶贫车间组织我们培训了3个多月，每个月保底工资有1400元，转正之后工资按计件算。现在我越来越熟练了，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李艳霞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山西省出台28条产业就业政策，充分挖掘就业潜力稳岗拓岗，建设“人人持证、技能社会”提升就业能力，多措并举确保贫困劳动力就业促进增收脱贫。

根据新政策，凡是有意愿的贫困劳动力、易地搬迁户的劳动力、返乡农民工，将优先落实免费职业培训和职业农民培训，让更多人实现从凭力气挣钱向靠技能增收、凭机会打工向凭本领创业的转变。

截至7月底，山西省共有87.5万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务工就业，较去年同期增加5.7万人，稳定就业率达到60%以上。

与此同时，山西省还对159万名贫困劳动力全部实现建档立卡，基本信息、培训需求、就业意愿等数据入库率达到100%。下一步，山西省将对劳动力的建档立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培训，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让越来越多的贫困劳动力通过培训获得技能，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 从凭力气赚钱，到靠技能增收

# 搬出山上“世外桃源”，迁入山下“幸福人间”

四川古蔺：贫困群众搬出原始森林拥抱新生

新华社成都8月9日电(吴光宇、叶文婷)“现在两个孩子读书很方便，我在家门口就能工作，日子越过越好。”盛夏时节，走进四川省古蔺县黄荆镇金鱼溪聚居点村民方仕琴的家，宽敞的客厅里洒满阳光，阳台对面的小花园里，月季花正迎着朝阳绽放。

过去，方仕琴一家6口居住在古蔺县黄荆镇原林村一片名叫小木槐的原始森林里。这片城里人眼中的“世外桃源”对于方仕琴一家来说却有诸多不便——买袋盐需要来回步行9个小时。一根一人高的手杖是出门必备的工具——既能防摔，也能防身，时常有村民在路上遭遇野猪和熊的攻击，还有被毒蛇咬伤的。

“房上的瓦修了数次也遮不住雨，冬天森林里有四个月是雨雪天，特别冷。”方仕琴说。

家里木板房年久失修，门口是长满苔藓与杂草的泥路，雨天一踩就打滑。

修路，一直是小木槐人的最大愿望。可是，在原始森林里建一条通村路，费用很高，生态也会被破坏。

近年来，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多了起来，年轻姑娘嫁到外地，小伙讨媳妇难，干脆去外地安家或者当了“上门女婿”。43户人大多在镇上安了家。方仕琴心里也想过无数次搬到山下去住，可自己没手艺没文化，离开祖祖辈辈的一亩三分地，到山下不知如何生存。10年前，方仕琴和丈夫陈尚海去浙江打工，可刚去不久，陈尚海就查出了肺病，治疗花了近10万元，让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2014年，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了原始森

林，方仕琴一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黄荆镇纪委书记陈洪跃接过了方仕琴一家的帮扶任务。

“当时政府在规划易地搬迁，于是我赶紧动员他们搬到山下。”陈洪跃回忆。

2017年10月，黄荆镇历经一年时间，建成了原林村金鱼溪易地搬迁聚居点。灰白相间的特色民居拔地而起，错落有致。超市、卫生室、幼儿园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到一个月，黄荆镇四个村的88户贫困户搬进了聚居点，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为确保群众搬迁后的基本生活有保障，陈洪跃还与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完善了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机制，引进大树茶公司、竹笋公司、蜂蜜公司，对原有的特色农产品进行提档升级。

“搬迁后，88户贫困户中21户发展起了旅游相关产业，32名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36人就近在扶贫车间务工，48人被聘用到乡村公益性岗位，88户贫困户已实现全部脱贫。”陈洪跃介绍，易地搬迁，不仅是让贫困群众旧居换新颜，还可以让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在家门口就业……这些群众曾经期待的生活，已经实现。

如今，方仕琴有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每个月有1650元的工资。除此之外，她还种下了4亩大树茶，三年后预计每年有近1万元的收入。

截至目前，四川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37.9万户136万多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搬进新居。

74岁的脱贫户彭淑琴忘不了6年前这辈子第一次穿拖鞋的舒服劲儿，也忘不了第一次在家里用热水器洗澡的惬意，还忘不了第一次坐在马桶上久久无法如厕的“尴尬”……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于2018年8月正式脱贫摘帽。走进望奎县厢白满族乡前惠五村彭淑琴的家，洁白的地砖被擦得一尘不染，墙上的瓷砖光可鉴人，十多盆鲜花娇艳欲滴。门口角落，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拖鞋。

“快进来，换拖鞋，屋里坐!”身穿家居服的彭淑琴脚踏拖鞋，从冰柜里拿出“拔凉拔凉”的黄瓜塞到记者手里。“你们先坐着，我把电热水器烧上，等会儿给我老伴儿洗洗澡。他瘫痪多年，拉尿都在炕上，这几年赶上党的好政策，开始享福了!”说话间，老人展示起她家的室内卫生间。

与南方不同，一些东北农民少有穿拖鞋的习惯，尤其现代塑料拖鞋。过去，村民家中多是泥土地，条件稍好的铺上红砖地面，没有更换拖鞋的必要和习惯。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住上装修过的新房子，拖鞋也在村里刷出“存在感”。

“过去别说拖鞋了，赶上下雨天，庭院里、村道上穿靴子走路都费劲，到哪儿都是一脚泥。”彭淑琴回忆说，自己的泥草危房被耗子弄得到处是洞，房顶也四处漏雨，地上摆满盆盆罐罐接着。

2014年，在国家扶贫政策帮扶下，彭淑琴一家自筹部分资金，住上了全新的砖房。女儿丁德香边打工边投入，对平房进行装修，又陆续添置新的电器。“现在村里都是水泥路，家里也干净，大伙儿都是穿着拖鞋串门。”她说。

“厕所革命”让许多像彭淑琴一样的村民对拖鞋有了“刚需”。“冬天上厕所不用出屋，夏天洗澡不用看天，这就是俺们家的小康!”82岁的望奎县莲花镇信六村脱贫户徐阳山老人得病后说话不太利索，当儿媳苏文敏说起变化时，他高兴地指着自己脚上的拖鞋。

苏文敏告诉记者，过去没有浴室和冲水厕所，夏天只能靠太阳晒热筒易塑料罐储的水洗澡，冬天根本洗不上澡，屋子里总有厕所飘出的异味。

前惠五村村民魏井权常年在集市上卖拖鞋，他说，如今基本家家户室内都铺地砖，拖鞋成了必需品。随着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三五元的便宜拖鞋销路不畅，十元左右的“好拖鞋”很受欢迎。

“医疗扶贫政策好，我们去年住院没花几个钱。村里肉牛养殖和筋饼厂都有扶贫产业分红，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彭淑琴告诉记者。村子的变化，丁德香也看在眼里。今年，她没有外出打工，而是留在村里“扶贫车间”筋饼厂烙饼，每月能赚3000多元。

2019年，望奎县改造“四类重点对象”危房3123户，道路实现乡村通和屯电通。这里描绘着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剪影。(记者邹大鹏、刘赫森)新华社哈尔滨电

## 扶贫路上“母女”情

“妈妈，我要喝水。”思思跑进“妈妈”韦菁办公室，拿起办公桌上的杯子，接了半杯水喝起来。韦菁在一旁叮嘱，让她喝慢点，小心呛到。

韦菁是贵州册亨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派驻该县坡妹镇双喜村的第一书记，虽然被思思叫作“妈妈”，但她和思思并没有血缘或法律上的亲属关系。2019年12月，韦菁才第一次见到6岁的思思。

“教育专班来村里检查是否有遗漏资助对象时，发现一个叫思思的小女孩没上学。”韦菁说，她曾多次联系，都没能见到思思，但从那时起，自己对这个小女孩就多了几分关注。

曾担任双喜村村支书的徐应坤介绍，思思是村里一户刘姓人家的养女。前些年，思思的爷爷、奶奶和养父先后因病去世，她便跟着姑妈生活。

2019年12月，思思的包保人李莲为她申请了民政救助资金，但要本人才能在银行开户。为此，李莲电话告知思思姑妈带她回双喜村办理监护证明，并到银行开户。

“脸上又花又黑，头发打着结，全身脏兮兮的。”2019年12月8日，韦菁在双喜村村委会第一次见到思思。看着这个小姑娘，她心生怜悯。

第二天，在镇上的信用社办好开户手续后，姑妈又带着思思来到村委会。再次见到韦菁，思思突然叫了声“妈妈”，这让韦菁一下子愣住了。

后来，信用社业务经理郭伟告诉韦菁，在信用社办理开户时，思思就指着信用社员工信息栏里韦菁的照片，喃喃自语道：“那个人有点像我妈妈。”

“当时办公室里有3个人，我以为她不是在喊我，却一直盯着我看。”韦菁说，直到思思走上来拍了拍她的手，再一次叫她“妈妈”，她才确认思思是在叫自己。

“我没有妈妈，我就是想喊你妈妈。”思思的话，让韦菁鼻子一酸，但一时无法接受，她没有答应。

韦菁和思思的谈话，引来了同事围观。原来，由于姑妈居无定所，思思这几年一直四处漂泊，没少吃苦：晚上在山上睡过、厚衣服没有一件、苞谷饭充饥将就一天……

得知思思的现状后，双喜村人口主任朱明喜和协管员王才丽，表明了领养她的意愿，但都被拒绝了。“我要跟妈妈。”思思的话，韦菁还一直记得。

见韦菁不答应，思思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韦菁只得安抚她说：“叫我妈妈就要听话”，但心里并未接受。听到“妈妈”不再拒绝，思思脸上露出了喜悦神情。

12月9日晚，双喜村主任叶先华将村里有意收养思思的村民召集在一起，但思思依旧选择韦菁。

当天晚上，韦菁将思思带回家，给她洗了澡，把原本打结的头发也梳理了，韦菁觉得自己和思思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家人的支持更让她下定了决心。

丈夫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上班，儿子在外省上大学，家中没有人照料思思，韦菁便将她带在身边驻村。随着相处时间增长，思思逐渐在韦菁面前打开了话匣子，韦菁也对她的过往有了更多了解。今年春节，韦菁赶回双喜村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思思也跟着她回村。那段时间，思思每天跟随韦菁往返于各卡点间，成了双喜村“最小的防疫队员”。

如今，思思将上小学，韦菁却犯了愁。“让她在镇上读小学，又怕工作调动；让她去兴义读，她的户口得和我们在一起。”韦菁说，因为是独生子女家庭，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顺利收养思思。

“不管思思的户口能不能迁入我们家，我都会继续资助她。”韦菁说，在过去的半年里，她和思思形影不离，早已经“互相离不开”了，“既然她叫我妈妈，她就是我的女儿”。

(记者郑明鸿、施钱贵)新华社贵阳电